

## 关于冰雪的记忆

□孔广利

我在《太平,太平》中《安阳楼》一篇中写过这么一个情节:

老安进行了他这辈子最奢侈的一次行动,打车去了蒲阳区的平湖公园,这里修建了一个永久性的冰灯游园区,人工把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。弟弟给老安穿上羽绒服,领着老安一步一步往前走,冰制的地面,不小心就要摔一个跟头。老安用手摸摸索索,摸着个圆形,绕了一圈,还是一个圆形,再往上摸,个头不够高了。这是个糖葫芦?

是个糖葫芦。这帮人可真能琢磨,这冰可真凉,这冰里是不是有灯泡?

有灯泡。我说嘛,没灯泡,光是冰,多难看,它们现在都亮着呢?

我说嘛,我觉得有点热乎乎的,你说这帮人可真能整。是,这帮人可真能整。

弟弟的眼泪流出来了。老安很满足。

在本文中,老安是个盲人,胃癌晚期,就要死了。

我不是在编,老安是有原型的,说说原型吧,这就是我关于冰雪的记忆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最怕过冬天,那个时候暖气要自己烧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劈柴,砸煤块,哐哐哐,声音贼大,不存在楼下来找的问题,因为家家都这样,然后就是把炉灰掏出来,堆好样子,很规矩地放好煤块,引火,看着炉膛旺起来。这时候爸爸妈妈还没下班呢,当儿子的必须把炉子生好,奢侈一点的是埋一个土豆,宛如

煤球的土豆剥去外皮,露出黄澄澄或是白胖胖的身子,冲鼻的香。但是那时的冬天有一个盼头,就是到兆麟公园看冰灯。

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,我老爹做了充分的准备,借相机,买胶卷,我们一家穿上相对好看的衣服,挤上公交车,晃晃当地到了兆麟公园附近,到源茂冷饮厅吃冰点。我必须隆重地进行介绍,在当年,哈尔滨有两家著名的吃冷饮的地方,一个是老鼎丰,一个是源茂冷饮厅。老鼎丰出名的是冰棍,源茂冷饮厅出名的是冰点,凉哇哇甜腻腻的冰点啊,一年只能吃一次的冰点啊,堪称人间美味的冰点啊。冷饮厅所有的座位都满了,好在人们吃得快,还急着看冰灯去呢。我爹去买餐券,然后凭餐券排队买冰点,我娘带着我和哥哥在一旁等座。不是一家在等啊,就得看谁屁股快,这个活计一般交给我和我哥哥,因为没人好意思跟小孩子计较。坐好了,买好了,开吃,慢慢吃,用舌头旋着吃,最后是舔着吃,然后可怜巴巴地还想吃,对不起,没了。

吃完了,去兆麟公园,最好是下午两三点左右,摆各种姿势,照相,坐冰滑梯,打出溜滑……然后,天就黑了,然后,灯就亮了,大家赞叹,赞叹着再走一圈,出兆麟公园,到一家馄饨馆,一人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。

馄饨这个东西,怎么能这么好吃呢?

这个仪式,一直到洗出四四方方的黑白照片,品读一番,装进相册才结束。

冰灯年年看,从借相机到买

相机,从买黑白相机到买彩色相机,从和家人去看到和同学去看,小学五年,初中三年,我看了八年。

我早忘了我看了什么啦,除了冰,就是光,大大小小的建筑物,每年都有龙飞凤舞,场场都有年年有鱼,其余的,一概忘掉。

我没忘掉的,就是一对盲人,我不知道门口收了他们的票钱没有,还是直接把他们放进来了。他们不是在看,他们是在摸,上上下下地摸,左左右右地摸,前前后后地摸。旁边有人在提醒,这个不能摸,小心漏电。于是他们就停了手,露出羞赧的神情,然后男的就一手用盲杖探着路,牵着女的往前走。看到他们的人,很惊讶,或指指点点,但没人说话。

有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说,我领着你们吧,我知道哪个能摸,哪个不能摸,能摸的时候,你们就可以随便摸。

我和同学跟着这三个人,逛遍了整个公园,跟着坐了两次滑梯。然后我听见挺漂亮的女人说,灯亮了。

我真的从来没感觉灯光会如此的明亮。

我看见两个看不见光明的人抬起头,他们的心中,一定很亮很亮吧。

我看见漂亮女人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东西。

哦,我现在五十多岁啦,两个盲人,应该八十多岁了,漂亮女人,应该六十多岁了,日子真的不抗混哪。

冰,雪,固然美,最美的,还是人。

## 天使的羽毛

□唐枫

冬日,天使翱翔过黑龙江上空,快意地抖动了美丽美丽的翅膀,洁白的羽毛便化作纷纷扬扬的白雪,飘落千家万户。

近些年来,不说哈尔滨冰灯游园会、哈尔滨冰雪博览会、哈尔滨冰雪节、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、亚布力的滑雪节等的成功举办,单是黑龙江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,就足以让以温带景致称霸多年的南国旅游瞩目。

黑龙江的雪更有着鲜明的个性,有时飘飘洒洒、纷纷扬扬,轰轰烈烈。亦如黑龙江人一样,豪迈粗犷奔放,爽快热情大度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金代,出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的(金上京会宁府)第四代皇帝完颜亮,用一首《念奴娇·天丁震怒》的词,把这一个性写得惟妙惟肖:“天丁震怒,掀翻银海,散珠箔,六出奇花飞滚,平添了山中丘壑。皓虎颠狂,素麟猖獗,掣断珍珠锁。玉龙酣战,鳞甲满天飘落。”

通篇不见一个雪字,却把黑龙江雪的飞扬壮观、落地有声、飘然凛冽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黑龙江最北的村落北极村,也是中国大陆最北的地方,因为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《北极村童话》而蜚声世界。北极之冷冷奇绝,四月草青八月雪是对北极村“冷”与“雪”的真实写照。北极村的雪每年都比别的地方来得早些,有时农历八月初甚至七月初末就开始造访,尚未归仓的五谷,漫山遍野的山里红、山丁子,在秋雪的轻抚下更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北极村初冬的雪还算谦逊,而到了隆冬时节,却铺天盖地,肆无忌惮地挥洒着,释放豪放的个性。那个时候整个村庄仿佛掩埋在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里。暮雪飘落,彻夜不停,厚积尺盈门欺窗。晨起的人们,难以推开房门,只能开窗跳入深雪中清出通道来。北极村山里的雪更是大得令人咋舌,没膝及腰是常态,有时甚至能齐肩。

北风像天籁,或一丝一缕,或一股一阵,或大或小,或高或低地吟唱着,雪儿似五线谱上的音符,欢快地跳跃着、鸣奏着黑龙江冬天的乐章。黑龙江的冬天,如梦,如幻,如诗,如画,如仙境。

夏无三日晴,冬有一地银,黑龙江较南端的中国雪乡,堪称雪的王国。神秘大自然的造化,让北方贝加尔湖的寒冷空气与日本海的温暖湿流,在这里频繁邂逅,幻化出妙不可言的雪。驻足雪盈蹀,扬手接银屑。仰望絮满窗,俯身玉满盆。

黑龙江的雪也造就了滑雪运动,短短几十年,黑龙江的滑雪场已由原来屈指可数的几家,到如今遍地开花,争奇斗艳,为广大冬游客提供一个驰骋的天地。实际上,滑雪并非今人所创,在东北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在隋唐时期,北方人把滑雪板当成交通工具,穿梭于林海雪原之中,滑雪更多地用于狩猎。其源远流长,是先贤们聪明才智的结晶。除了体育竞技外,黑龙江的冰雪娱乐活动更是热火朝天,丰富多彩。凿冰眼取鱼、破冰面网鱼、抽冰尜、打冰坡、支冰爬犁、狗拉爬犁等等。

黑龙江的雪还蕴化出了奇景——雾凇,这一结在树枝上的冰花,似梨花清雅,如杏花飘逸,更像梅花傲骨铮铮,一串串一枝枝,煞是好看。我曾在《忆江南·咏松花江》中赞叹道:“江畔美,冬来不觉寒。玉树琼枝杨柳絮,雾凇塞北傲江南,冷意正阑珊。”

黑龙江的冰雪饮食花样翻新,冰雪风味小吃丰富多彩。像冰棍、冰点、冰激凌,冻梨、冻柿子、冻花红、冰糖葫芦除了常见的山楂之外又派生出草莓、大枣、菠萝等,还有别出心裁的冰溜子挂浆,冻梨刺身。上讲究的有养殖的飞龙宴、野鸡宴、梅花鹿宴、狗子宴、鲤鱼宴、杀猪菜、铁锅炖等,应有尽有。

北风像天籁,或一丝一缕,或一股一阵,或大或小,或高或低地吟唱着,雪儿似五线谱上的音符,欢快地跳跃着、鸣奏着黑龙江冬天的乐章。黑龙江的冬天,如梦,如幻,如诗,如画,如仙境。

## 发芽的阳光

□赵亚东

满山的雪花都绽开了  
母亲一朵一朵地往回摘  
直到月光打湿了它瘦小的身板  
她才像一颗迟到的星星  
照亮梦里的葵花  
我们的井水已经干涸多年  
半夜翻书的声音  
擦亮她的梦境。一年又一年  
时间缠绕着线团  
独自去担水的母亲  
险些跌倒在泥泞中  
她把水哗啦啦倒进缸里  
睡梦中的我,以为是  
满山的阳光在发芽



《存在》摄影 杨勇

## 大雪飘飘荡荡

□宋海峰

大雪飘飘荡荡  
从远古的金代走来  
徘徊在松花江的左岸

侧耳倾听,古道上,瘦马踏雪  
咯吱咯吱的蹄声  
搁浅在了故乡的千年驿站

飞驰的车轮与历史擦肩而过  
与马蹄交织重叠  
也与大雪履行了一场穿越远古的约会  
每一片雪花,都开成了六瓣的玫瑰

## 冰城的雪

□张晓光

冰城的雪纷纷扬扬,  
洁白的絮语悄然飘荡。  
世界沉寂于冰冷的怀抱,  
静谧如画,宛如童话。

雪花落下,舞动着玻璃般的梦幻,  
铺就一条银色的绸缎。  
大地静默,白茫茫一片,  
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园。

寒风呼啸,在雪地中翩跹,  
寂寞的脚印留下了思念的痕迹。  
时间在这里沉淀,凝固,  
冰封的眼眸透露着温柔的回忆。

冰城的雪,是浪漫的注脚,  
点缀着寂寥孤寂的寒夜。  
它是爱情的化身,是心的坚实,  
带给人们柔软而和煦的感受。

冰城的雪沉寂又活泼,  
诉说着人们的欢乐和哀愁。  
在这片雪白的世界里,  
我感受到自由和希望的气息。

冰城的雪,是生命的鸿蒙,  
舒展出人间最美的一场梦。  
让我们用心去感受,  
那雪花洒下的温暖的拥抱。

## 去冰雪那边

□丁昕

穿过张广才岭,再过了横道河子,才是真的到了冰雪的栖息地。

就像柳树总是水畔的更妖娆,大雪要在青松的手心儿上绽放,才更见蓬勃坚毅。镜头对焦,雪色纯得映出淡淡的蓝,千朵万朵覆压枝上,不见松针些许弯折,反倒愈加挺直,露出一丝骄傲的“神色”来;漫压之下,半截儿树干都藏在雪里,暗示驻足的人,底下憋着股勃发的“劲儿”。大雪其实哪儿都有,但是“六出奇花飞滚”的雪非得是这凛冬东北的才惊艳。2017年苏州大雪,彼时我还扮演孩子王的角色,雪刚在地面站住脚,十六七岁的学生们就觉得新鲜,呼喊着让我去看。我颇为得意地开玩笑:我一黑龙江人,啥样的雪没见过?短促的快乐后就是封路、停运、停课……长江以南的风景一遇到雪难免露出些许慌张,不如端庄浑厚、冰雪作甲的黑龙江,这样从容不迫!

说从容不迫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与冰与雪周旋太久了。肃慎人唱着高亢嘹亮的号子撒开了渔网,在冰天雪地里,鱼鳞翻腾着太阳的华彩。女真人或把想象的翅膀放飞,将六角雪花变成了消灾解难的巨古奇宝,演绎少数民族淳朴动人的故事;或笔横四野,泼洒“玉龙酣战,鳞甲满天飘落”的恢宏句式,以此告诉世人真正的雪绝不仅仅是“剪水作花飞”的娇媚纤弱。流浪的人、垦荒的人、伐木的人、教书的人连同他们的后代一边听着跃马雪原、鏖战林海的故事故事长大,一边看着一座城市和冰雪成了莫逆之交。

哪怕冰雪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好朋友,我想那也一定是哈尔滨!在哈尔滨,冰雕、雪雕随处可见,冰雪的馈赠取用不尽,像坐拥冰雪玩具厂的小主人散落各处的玩具,不拘于什么形态样式,想到哪儿,玩到哪儿,扔到哪儿。大型的玩具则要到冰雪大世界去玩儿,这里有用10万立方米冰块汇集起来的人类对冰雪世界的想象,有16层楼高的冰雪之冠,有名胜、有城堡、有廊桥……暮色四合中,余晖映在透明的冰雕上,流转出金色的光华,冷峻持重、落落大方,绝无搔首弄姿的小家子气。每一块剔透的冰都会迎来它独一无二的高光时刻,摘了手套,镀了金光

的冰块触手极凉极丝滑,一口凉气吸入,是穿肠入腹的清凉。这座冰块儿搭建的国度,就算卡拉瓦乔仍在,可能也要握紧笔,皱眉思索一个月,才能将这天意与巧工共同缔造的艺术挥毫于万一。在这里,没有一块冰和一雪花不沾染艺术!

因为这片土地孕育的冰和雪更有精气神儿!

冰雪塑造了来到这里的人,人也塑造了到来的冰雪。回首过往,逾百万人,各行各业,顶风冒雪,坐着火车,浩浩荡荡,告别家乡的小伙伴,朝着东北之北,冰雪浪漫处,出发了。垦荒、伐木、修路、朝霞、晚霞、流云、雪一茬又一茬,浸白了了一代人的头发,山海关里,每个人都想去冰雪那边看看,去了就不用走了。再往后,每一方米冰块汇集起来的人类的冰雪世界的想象,有16层楼高的冰雪之冠,有名胜、有城堡、有廊桥……暮色四合中,余晖映在透明的冰雕上,流转出金色的光华,冷峻持重、落落大方,绝无搔首弄姿的小家子气。每一块剔透的冰都会迎来它独一无二的高光时刻,摘了手套,镀了金光

是时候了,去冰雪那边看看吧!



《极地雪韵》绝版木刻 80x70.5cm 张士勤

